

朱利安·格拉克

半岛

张寅德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朱利安·格拉克

半 岛

张寅德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岛/(法)朱利安·格拉克(Julien Gracq)著;张寅德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6(享乐者)

ISBN 978-7-5404-8068-4

I.①半… II.①朱…②张… III.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2991号

外版图书登记号:图字18-2015-171

半岛

BANDAO

著者:朱利安·格拉克

译者:张寅德

出版人:曾赛丰

责任编辑:唐明 冯博

特约编辑:潘文柱

装帧设计:CANTONBON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3.75

字 数:60千字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8068-4

定 价:15.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半 岛

朱利安·格拉克

半 岛

张寅德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JULIEN GRACQ
LA PRESQU' ÎLE

© Librairie José Corti, 1970

根据约塞·科尔蒂出版社 1970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西蒙透过候车室的玻璃门朝右面望去，看见玻璃外的站台上有一片阴影，他猜想是透光挑棚投射下来的。挑棚底下有一排座位，头几个看上去满是灰尘，色如巧克力。可是朝站台的左面望去，一片阳光直端端照在空轨上。铁轨犹如烤热的公路一样，一股热气在闪烁的阳光中颤悠悠地缭绕升腾。有一列货车，车皮大小不等，涂的也是巧克力色，时而间杂着锈褐色；这列货车把这一边的视线挡住了。铁轨和枕木间的道碴在烈日的灼烤下，像炒焦的可可豆一样，本来的褐色转而发黑。有一种鞋油叫巴黎褐色，道碴就渐渐变成了那种颜色。轨道铺设在这块焦土上面，反射出来的光焰可以刺伤眼睛，使人感到它似乎具有钢铁开始熔化的高温。再从这一头纵目望去，远处高悬着另一个沥青顶挑棚，一条条等级较次的铁轨空荡荡、缠乱交错地躺在挑棚下面。那是一个污锈遍地、破败不堪的机修车站台，破落得与信号

工的木棚和黑如烟灸的工人食堂快要毫无区别了。那一系列货车形成一道帷幕。时隔良久，偶有一列货车从它背后驶过。列车虽然看不见，但缓冲器的冲击声却听得很清楚。一望无边的轨道旷无人迹，没有丝毫动静，满目都是困倦与沉睡。正午枯燥乏味的愁意笼罩车站。车厢好像周身是油，车顶镶了一条灼烫的细边，熠熠闪光。视线从这光芒耀眼的荒漠挪开以后，落在挑棚阴影之下的候车室，顿时感到格外凉爽。售票窗关闭着。不过，正如哨所里总有哨兵一样，感觉得出来，这窗口里面虽然无人居住，但总还是有东西摆设着的：玻璃背后一顶帽子压得很低，不时勉强移动一下，帽边贴着一只耳朵，上面夹着一支铅笔。靠着隔墙的长木凳上坐着一位老太太，胸前系一条黑色方巾，低着头，身边放一只柳条篮子；她一进去就再也不会出来，这很难令人想象。她沐浴在从窗口斜射进去的阳光之中，身后有画室那种稠黏的褐色映衬，看上去仿佛摆好姿态准备让哪位画家前来挑选人物典型似的。

“这里真是无人可等；她不会来的，”西蒙心想。“也许她现在还是不来为好。”售票窗后面那顶帽子抬起来露出了眉毛，目睹他在火车到达之前二十分钟就来到了候车室。这使他有点恼火。结果，他查完时刻表，还是走到

小广场的槐树底下踱来踱去。这时候，每每像前来车站接人时那样，他的下腹部有一种微醉的感觉，但并不感到难受。他的思绪根本没有在伊尔姆嘉身上。他复查了一遍贴在转排上的谢克斯时刻表，眼角注视着站台巨钟上跳走着的大针。在时刻表与巨钟之间，这时候唯有等待火车而产生的微微的焦躁。心情虽有不妥，但并不强烈，恰如等待汽车会有的那么一点烦躁。

“显然，她现在到达是根本不可能的，”西蒙重又想到。“她肯定要坐今晚的车才来，这甚至更好。她信上说：‘可能性很小。’”他点燃一支香烟，站到一幅广告前面。广告上的检票员头戴红帽子，脸上浮着正规的微笑，正在标出月票的价格。他一时间对此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总要不时地偷偷朝咖啡馆内靠近站台大钟的一位孤单的妇女投去狡黠的目光。大钟的时针刚刚轻轻跳动了一下，指在12点53分上。他双脚不由自主地从广告前拔起，与他愿有所违，迅速地把他朝玻璃门带去。他嗓子有些发紧，眼睛朝左面望去，紧紧盯着铁路轨迹泻出的光流，盯住扳道工小屋后面多轨汇并的地方。“现在马上要晚点了。”他强忍内心的恼恨想到。“即便是个乡村小站，列车抵达时刻至少也会报告一下。”事情

迟误，每每让他恼怒不已。他仿佛看见，一到十三点，午餐就结束了。沉睡的镇子渺无人迹，叫人干着急，找不到饭馆就餐。可是，售票处的窗洞里出现了一丝动静。大盖帽从里面走了出来，胳肢窝夹着一面卷拢的小红旗，打开了站台门，把所有玻璃都弄得哐啷作响。柳条篮子被一只裹着粗羊毛的手臂从地上提起，仿佛外面突然刮来一阵风，把它吹离地面似的。蓦地，远处有样物体出现了：从扳道屋的后面突然窜出一辆黑色的火车头，犹如斗牛场的牛栏后面窜出的一条野牛，来势凶猛而又轻盈。瞬时，火车全身赫然在目。三四节客车，加挂着一节篷车。列车迅速制闸，转眼在远处的挑棚前稳稳停下。喷出一小股翻腾的热浪，一团封闭的孕育着无限可能的蒸汽，几秒钟内膨胀扩散开来，弥漫了挑棚和橄榄色的车厢。车门虽然一时还未打开，但是可以想见，这列客车分娩下来的乘客将是屈指可数的：八个至多十个旅客走下车来，开始有些不知所措，在车厢旁边站了片刻，似乎在互相商议什么。他们背起行装、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就像一支队伍列队行走，这支队伍颇具舞台效果，可是不太壮大，他们从侧翼踩着一道道枕木穿过路轨。只有一名旅客手提行李箱，两三名旅客身背旅行包。午饭时间已过，每个人都饥肠辘

辘，低着头，行色匆匆，脸上挂着无人迎接的旅客那种谦卑的神态。剧情高潮很快就过去了：行进队列被吞没在小门里面，站台重又空空如也。只有一名当班工人没有走，手推小车在车尾的篷车周围忙碌着。小车穿过路轨。昂然喷吐的蒸汽突然缓下劲来，与车站重现的沉睡状态的对抗没有先前那么自如了，如同一条丧家之犬，不再摇头摆尾，任随耳朵垂落下来。片刻之间，西蒙的鼻子依然顶着玻璃，内心升起一股强烈的等待欲。他不愿就此罢休。他远远地用双手挤压那具走空了的铁壳，还想侥幸地从中抖出一颗生命来。车轴吱嘎吱嘎像患了关节炎似的，紧接着，到达终点站的火车轻轻地、徐徐地开始向后倒退。完了。他失去了轻微的命运砝码，失去了他到来时盛气凌人、昂首挺胸的骁勇气概。现在剩下的只是一列无名无姓的火车，一溜空无一人的车厢，正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被人驱往车库。12点53分的车恢复原样。西蒙走出车站，在帽子下那对牛眼睛的注视下，竭力装出轻松自如的样子。室外，烈日当空，直射在两头种着槐树的孤零零的小广场上。他并没有真的忧伤，只是有些空虚而已，犹如一幢油漆一新、收拾干净的屋子，却没有谁来居住一样。简单地说，事情没有发生。

他启动小车，开始爬坡，向市内驶去。布雷弗耐仅仅是一个铁路支线上的车站，横卧在一面相当陡峭的斜坡脚下。车站得名于布雷弗耐镇。镇子镶嵌在半山坡，上有一座丑陋的圆顶教堂，下面是一座座私家小花园。为了抵御煤屑冰雹般的袭击，这些花园都筑起了挡土墙，因为从早到晚山脚下的列车都要把乌黑的煤烟吹送上来。地心引力似乎把镇子一吸而空，把它的全部内力都引向了车站。镇上灰暗破旧的屋子一列排开，这本来是为了便于采光，结果却眼睁睁地看着墙面都可悲地抹了一层黑烟。

西蒙在低速爬坡，不时地俯首朝坡脚瞥一眼，看看渐渐松散交叠的路轨。眼下他在想象，在那遥远的地方，越过平展的草原，大河越流越宽，奔腾入海，那水面是何等壮观。一层棕色的雾纱半掩着河面，温柔的珠色滋润着炼油厂那林立的储油罐。在车站没有接到人，他略有失望。尽管他把这败兴十分仔细地包在心里，高筑堤坝不让它逃匿——犹如一支部队交战之前便决定作出有限的撤退——它还是已经烟消云散了。他的目光越过车站的建筑，穿过气雾，搜寻着炼油厂烟囱顶黄焰焰的火炬。他突然发现，那火炬被风势压迫着，宛如旗杆顶端的旗帜，打着皱泡，成了炼油厂华丽的新

披肩。“风还在刮，”他想，“天气仍会晴朗。”午间的太阳木然不动、郁郁寡欢。这夏日的正午一直使他惶惶不安。可是突然，悬于日中的那残酷的小涅槃为他送来一习凉风。他感到，一条漫长的午后斜坡已经展现在他面前，他将会返回那坡道尽头的车站。那时候，车站已不再遭受白炽骄阳的灼烤，而为初夜渐趋凉爽的丝绒天幕所笼罩。铁路一长溜都将点缀着柔和的红绿星火。

布雷弗耐的街道上空无人迹。酷热造成一种令人恶心的午睡气氛，直从天上压下来。一道阴影勉强遮着半边人行道，可眼下已被酷热蚕食将尽，烤得半熟。他继续缓缓地行驶着，就像一个梦中沿街寻花问柳的人。他驶过一两家旅馆。旅馆都高高建在三级台阶上面，两侧置放着卫矛栽培箱。旅馆的大门都紧闭着，不让热浪冲进楼内。他每次驾车经过那些遮帘垂落的餐馆，总要犹豫半晌，怕独自一人走进那昏暗喧闹的餐厅，耳中充斥着嘴巴嚼食的声音，去面对那些只顾自己，没有善意的人。转眼汽车已经疾驶着远去了。他没有觉得真饿，加大油门，沿着斜顶菜市场行驶。市场位于广场中央，用木柱支撑，顶上盖着沉重的石板瓦。不知不觉，他已驶出了镇子。道路两旁的房屋已经渐渐稀疏了，突然，连一幢房屋也看

不见了，珍珠海岸的干道赫然呈现。他驶上公路，立刻又将车子开到杂草丛生的路肩停靠下来。下一步干什么，是到了应该考虑考虑的时候了。汽车马达一停，烈日炎炎的旷野一片寂静。这静谧从打开的车窗钻进车内。正值午餐时分，大路在沉睡之中。时隔良久，沥青路上才滚过一下嗡嗡的汽车马达声，像打鼾似的，把车窗玻璃震一下。他的眼睛机械地追踪着这孑然远逝的汽车。汽车在闪闪发光的公路绸带上，变得微乎其微，突然间如同一个弱小的生命，那么令人眷恋。显而易见，那生命受着某种思想的驱动：驾车人有急事，饿得发慌，生怕迟到。

西蒙的眼前只有宽阔的路带。黄颜色的公路分成三道，地形运动产生一个类似小铁路的弯度。过了这个弯道，三条黄带就不见了，而坡顶光亮的沥青河却向他滚滚泻来。这条河流一旦从车轮下摆脱出来，立刻就像凝固了一般，寂静因而也产生了近乎虚幻的质地，恰似虚无——一种突兀而卤莽的虚无——口喷颤巍的火舌形影分明地降临在他面前。他想，“天使也走公路。”他看到，展现在眼前的这一下午是清闲的，无所事事的，既躁动不安，又能不失庄重恰似那开始爬上路脊的、鼓鼓囊囊的白云。

他先前并没有真的指望伊尔姆嘉坐在那列火车上。但是，在车站上令人烦恼地空等一番之后该干什么他却并没有作过任何设想。他事先似乎把自己寄托给了一个神秘的小洞。他感到闲得无事可干。那列空车把他抛到了一个报废的星球上，使他来到这个苍白的、受制于虚无的、时间从而停转的世界。“我该干什么呢？”他麻木不仁地想。“我一点儿也不饿，在这里很不错，一个人也没有。”刹那间，他的心里出现一片几乎至善至美的空白。一朵阴云飘来，遮住了太阳，天色顿时灰暗下来。他的右侧是一排树篱，细细的树枝一动不动。有一块招牌，形状很像篮球板，两根铁柱支撑着，超过树梢，孤傲地高耸着。这是一块黄红相间的壳牌石油公司广告牌。他瞧了瞧自己放在开关钥匙上的手，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马达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一阵沉闷急促的躁动以后，车子顷刻恢复了生命。他领悟到，日间那莫名其妙的休止符已在身后：他驾车驰骋。

车子刚刚驶过路脊，他的心情豁然开朗。太阳重新探出脸来。一望到底，那里就是布列塔尼公路的交叉口，有一个加油站挡住了视野，加油站是一幢殖民地风格的平屋，外墙刷了一层厚厚的白色。小旗在迎风飘舞：假日里刮风的天气在此突然射出耀眼的光芒，犹如一

片绿荫之中偶现锈斑，闪烁出初秋景色。布列塔尼海角明亮辽阔的天空将露未露，隐隐出现在午后的斜坡上方。视野的尽头是加油站的围墙，越来越多的车影开始在墙上蠕动。他缓缓地行驶着，循着右边树篱的上方搜寻“奔贝驿站”的招牌。他记得上午来的时候见到过那块招牌。他猜想，这里一定有一座小古堡，和这块招牌一样高，背依着一排橡树，矗立在一片草地中央。公路边上藏卧着贵族宅邸，这永远是一件他乐意追逐的猎物。对他来说，午餐菜肴优劣，无关紧要，只须对着花园大树用餐就行。他向右拐，驶入一条铺满沙子的道路，身后的公路上一辆汽车呼啸着风驰而过。但是，安宁的气氛和一种罕遇的静谧，顷刻间已将汽车团团围住。宅邸还在幽处，却把迎宾的姿态远伸到道口。他在花朵凋败的草坪上悄悄行驶。草坪朝右一直延伸到高坡的尽头。布雷弗耐钟楼的圆顶就在脚下，与绿草坪一般高低，形影相吊。远处是一片灰蒙蒙的天空。可以想见天空下面是烟雾缭绕的河流。

“奔贝驿站”座落在一片橡树和松树林的边上，是一座仿路易十三时代小古堡式样的建筑；古堡背面的墙上开着一道尖拱形的双扉门，上了数级高的台阶方能进门。西蒙推开这座沉睡着的小城堡的门，半晌不敢断定，自己